



愿拼热血卫吾华·探访抗战老兵

开
栏
的
话

有一种记忆,如精神的火炬,永不熄灭。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每一位中华儿女都不会忘记,这“胜利”二字,凝结在“我们万众一心”的高歌中,蕴藏在“誓拼热血固神州”的抗争里,闪耀在每一位亲历者的宝贵记忆中。

战争的亲历者,对战争最有发言权。即日起,本版开

设“愿拼热血卫吾华·探访抗战老兵”专栏,走近健在的抗战老兵,穿过长长的时空隧道,重温那段不容忘却的历史,追寻他们的浴血荣光。

山因脊而雄,屋因梁而固。这些抗战老兵,如今大多已近期颐之年,但在他们记忆的深处,依然有冲锋的号角,有挥刀向敌的怒吼,有“拼将头颅为国抛”的誓言。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华民族钢铁脊梁的硬度和韧度。这钢铁脊梁,支撑我们坚定地 from 历史走向未来。

99岁抗战老兵董兴旺深情回忆——

我们在太行山上

■王林燕 练红宁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省军区南京第三离职干部休养所老干部董兴旺有点忙。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不时有来自党政机关、学校、新闻媒体的人士联系董兴旺,希望了解他的抗战故事。

因为年事已高,从2024年11月起,董兴旺住进了东部战区总医院。不过,面对前来拜访的人们,他还是热情介绍情况。

东部战区总医院门诊大厅的屏幕

上,循环播放着一段今年国际护士节前夕,董兴旺给医护人员授课的视频,主题是“聆听烽火记忆,践行医者担当”。

授课那天早上,董兴旺特意提出换上老式军装。考虑到老人的身体,医护人员劝他授课时“量力而行”。老人慢慢把军装穿好,胸前纪念章、奖章碰撞的声音与他爽朗的笑声交织在一起;“放心吧,没问题!我还能讲,就多讲讲过去的事。”

太行山上的那段烽火往事,董兴旺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

破格同意我参加八路军,加入第129师386旅宣传队。”

“那时我才12岁,是队伍里最年轻的‘小八路’。”董兴旺骄傲地说,因为那次行动,组织上还奖励他一条毛巾。从董兴旺眼底闪过的光亮中,笔者仿佛能看到这样的情景——

打着赤脚,衣衫褴褛的少年,手捧一条崭新的毛巾,宝贝似地看了又看,胸中奔涌着“把鬼子打回老家去”的渴望。

目睹左权壮烈牺牲

十字岭,是位于山西、河北交界处一座状如十字的山岭。登岭远眺,群山如海,松柏苍翠,清漳河自北向南静静流淌。83年前,董兴旺就是在这里,亲眼目睹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壮烈牺牲。

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所谓的“铁壁合围”大“扫荡”,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机关被迫转移。5月25日,日军的合围圈越来越紧,为掩护机关人员突围,左权坚决要求自己率部担负掩护任务。

十字岭是突围的必经之路,面对敌机的轰炸扫射,左权冷静地指挥战斗。“我当时是警卫团的警卫员,和首长在一起。”董兴旺回忆当时情景,“敌人的火力很猛,为了让突围人员明确转移路线,首长站在一块高地上,手拿望远镜边观察边指挥。就在这时,一枚炮弹在他身边爆炸,弹片击中了他的头部。一开始他倒了下去,还挣扎着站起来,但紧接着又倒下去,再也没有起来……”

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中,董兴旺眼

含泪花,悲痛难言。董兴旺的女儿董惠林告诉笔者,在那场战斗中,父亲的腹部也被弹片划破。翻开衣服,在老人的肚脐眼上方,一条十几厘米长的伤疤清晰可见。

“父亲说过,当时情况危急,四面八方都有炮弹飞来,不断有战友倒下。他们几个警卫员都劝首长不要站得那么高,几次把他拉下来。可首长心里急,为了掩护大家撤离,又回到高处指挥战斗。炮弹袭来时,他还提醒别人卧倒,自己却没躲过去。”谈起父亲多次讲述的那段经历,董惠林满是感慨。

左权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指挥员,他牺牲后,军民悲痛不已。噩耗传到延安,朱德总司令含泪写下挽诗:“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1942年9月18日,经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批准,十字岭所处的辽县易名为左权县。易名典礼上,几百名青年当场报名参军,奔赴杀敌战场。

像“李向阳”那样战斗

“学习李向阳,坚决不投降。敌人来抓我,我就跳高墙……”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传甚广的民谣。李向阳是电影《平原游击队》中的主角,智勇双全,是一代青少年心中的偶像。

董兴旺的儿子董卫民记得,小时候他唱起这首民谣时,父亲的眼睛总是一下子亮起来;“李向阳的原型之一是郭兴,他是我们太行山区的杀敌英雄,也是我们当年学习的榜样!”

董兴旺与郭兴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武工队员。十字岭突围战后,因在战斗中表现突出,董兴旺光荣入党,不久被选为武工队员,深入敌占区开展斗争。

“这个武工队啊,成员由军队干部、优秀战士和地方干部组成,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我们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主要任务是深入敌占区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恢复党的组织,灵活运用斗争方式打击敌人。”说起当武工队员的经历,董兴旺语气中透着一股豪情。

通过化装奇袭、埋伏偷袭、背后突袭等办法,董兴旺和战友们活跃在山西屯留、沁县、武乡一带,探情报、除汉

奸、打碉堡、捉“舌头”。“能吃就吃掉它,吃不掉就放过去。”董兴旺回忆,他们与敌人斗智斗勇,神出鬼没零敲碎打,搅得敌人不得安生。

“我们小时候听父亲讲战斗故事,听得是津津有味。现在仔细想想,当时他们真是九死一生。”采访中,董卫民连连表达对父亲的敬佩,“他当武工队员两年,一次次跟日军交锋,智慧、勇气、胆识,缺了哪样都不行。”

在残酷的斗争中,董兴旺的许多战友牺牲了。“他们走的时候都很年轻,有的是执行任务时负伤牺牲,有的被敌人抓走就再也没回来。前一天还在一起并肩战斗,第二天说没就没了,一天福也没享到。”说起牺牲的战友,董兴旺神情凝重。

“我入党的时候向党保证过,入了党就要不怕牺牲,敢于贡献自己的生命。”董兴旺说,当时有的战友虽然还没有入党,但大家都是“一心一意跟着党”,勇敢杀敌。

和老百姓就像一家人

上午9点多,看过新闻、吃完早餐后,董兴旺习惯在病房阳台上听会歌,不时跟着哼唱几句。他爱听的歌曲有《在太行山上》《军民团结一家亲》等,总是循环播放。

说到这些歌曲,董兴旺的思绪又回到太行山上:“当时在太行山区,村村像军营,人人都是兵,到处都是操练声。日本鬼子再凶残,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结果必然是失败。”

董兴旺回忆,1942年至1943年,中原地区相继发生旱灾、蝗灾,出现大饥荒。日军的疯狂“扫荡”和严密经济封锁,让太行抗日根据地雪上加霜。天灾人祸面前,根据地里出现这样的画面:八路军官兵勒紧裤腰带,把省下来的粮食送给老百姓,鼓励他们克服悲观情绪,积极应对灾情;乡亲们宁可自己挨饿,也要给八路军留一口吃的。

“‘军爱民来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我对这句歌词深有体会。”董兴旺笑着回忆当年情景,“平时我们如果没有任务,就帮乡亲们挑水、种地。执行任务时需要隐蔽,乡亲们就帮我们掩护。在太行山,我们就像一家人。”

“为什么我们能打败鬼子?因为老

百姓和我们在一起。”讲到这里,董兴旺有些激动,“在太行山上,从八路军首长到普通战士,都对老百姓客客气气,吃的、穿的、用的从不搞特殊。从入伍那天我就知道,跟着这样的队伍,肯定能过上好日子!所以打仗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勇敢,宁死也不当逃兵!”

抗日战争胜利后,董兴旺继续跟随部队南征北战,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随百万雄师过大江,迎来新中国的成立。

离休后,董兴旺积极发挥余热,奔走于学校、军营、企事业单位讲述战斗经历。他希望后辈记住这段历史,明白“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图①:1945年抗战胜利后,董兴旺在河北邯郸留影。

图②:董兴旺近影。

受访者供图
制图/唐 硕

► 相关链接

山西省武乡县,位于晋东南、太行山西麓,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等长期驻扎地。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八路军将领曾在这里部署指挥,坚持持久抗战,领导创建了晋冀鲁豫、晋绥、晋察冀等敌后抗日根据地,铸就了伟大的太行精神。

为支持抗战,武乡人民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当年只有14万人口的武乡县,有9万余人参加各种抗日救亡组织,1.4万余人参军参战,2万多人为国捐躯;只有59万亩土地的武乡县,为八路军捐献粮食达240余万石;为开辟新区,武乡县调出5380名干部,留下了“出兵出粮出干部,五千干部一民兵”的佳话。武乡县因此被誉为“八路军的故乡,子弟兵的摇篮”。

武乡县抗战旧址旧址和纪念馆数不胜数,被称为“没有围墙的抗战历史博物馆”。近年来,武乡县开发出多条旅游专线,串联起沿线红色资源,推动红色旅游快速发展。

(蔡明轩整理)

一线传真

前不久的一个下午,我在辽宁省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整理老兵档案,突然听到清脆的敲门声,抬头一看,一对父女站在门口。

女儿30岁左右,一只手挽着父亲的胳膊。那位大叔看起来身体欠佳,拖着两条腿缓缓向屋里挪动。我赶忙招呼他们在桌子对面坐下。

我问他们需要什么帮助,大叔急得想要站起来,嘴里嘟囔着什么。女儿按住父亲的肩膀,示意他坐好:“爸,你别着急,人家听不清,我替你说。”

从女儿的讲述中,我得知大叔刚满60岁,因为疾病影响,很多事记不清了。之前,他们到县人社局办理退休手续,由于找不到入伍和退役档案,加之退伍证不慎丢失,无法证明大叔当过兵,导致军龄不能计算到工龄中。

女儿向我说明情况时,大叔很着急地伸出一只手使劲比划,嘴里含糊不清地说:“5年,5年……”

那个番号,他一辈子引以为豪

■常宏伟

我连忙打开县退役军人电子花名册,通过查找姓名,找到几个与大叔重名的人。我又问了大叔的出生日期、入伍和退役时间,将范围缩小到两人。这时,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两人所在部队番号不同。

“大叔当年部队的番号是什么?”我问女儿。她怔了一下,摇了摇头。

这时,坐在椅子上的大叔挺直腰杆,一字一顿地说出老部队的番号。

这一幕,让同是老兵的我心头一颤。据花名册记载,大叔1983年入伍,1988年退役,告别部队已有37年。从热血青年到花甲老人,从健康到患疾,大叔忘记了许多事,但老部队的番号,他刻骨铭心!

我重新为大叔出具了入伍和退役证明,告诉他有了这份证明,可以认可他的军龄,并嘱咐他的女儿凭证明到退役军人服务站为父亲办理退役军人建档立卡,申领优待证。

大叔连连说着“谢谢”,在女儿搀扶下满意地离开了,我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从事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多年,我接触的老兵很多。他们的经历、性格、诉求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当问到他们当年服役部队的番号时,都能准确迅速地说出来。老部队番号,代表着老兵人生中的一段重要的经历,一段他们一辈子都引以为豪的经历。

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经常遇到有身份认定需求的老兵。每一次,我们都会全力提供帮助。我们先后与县民政局、档案局和人社局联系,收集整理1976年至今的退役军人历史档案,形成“退役军人花名册”“退役军人安排工作介绍存根汇总表”“自谋职业退役士兵名单”等电子资料,为老兵身份认定提供可靠支撑。

作为一名老兵,一名退役军人工作者,能够为战友们办力所能及的事,我发自内心感到高兴。

(赵雷整理)

山东省青岛市红石崖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

引导老兵参与基层治理

本报讯 吕洪福报道:近日,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红石崖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老兵调解队”队长鲍波来到君塔山路社区,为因停车问题产生纠纷的两户居民调解。询问各自诉求,找到双方都愿意接受的解决方案……在鲍波的耐心劝解下,两户居民握手言和。

这是该服务站组织退役军人参与基层治理的一个缩影。“退役军人政治觉悟高、协调能力强,参与基层治理能形成良好社会示范效应,也能激发他们的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该服务站工作人员介绍,近年来,他们组织街道退役军人成立了“老兵调解队”“助老送餐小组”和“红耀军心”“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用心用情服务群众。

据介绍,该服务站还将不断创新工作机制,通过组织针对性培训、开展经验交流等方式,进一步提高退役军人能力素质,更好地参与基层治理。



山歌声声颂党恩

■本报记者 杨明月

老兵新貌

“人民解放军哟,世界都闻名哟,抗美哟援朝,跨过了鸭绿江哟,打了大胜仗哟……”夏日的一天,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石坪小学音乐教室里歌声飞扬。站在讲台上教孩子们唱歌的,是年过九旬的老党员、退役军人崔德扬。当天教授的这首石坪山歌,是他创作的新作品。

“石坪山歌是以前石坪村及附近乡亲们劳作或放牛时唱的山歌,现在是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以前,石坪山歌以日常生活为主题。新中国成立后,新添了歌颂新生活、感恩党和人民军队的内容……”崔德扬告诉记者,他的老家离石坪村不

远,他从小就喜欢唱石坪山歌。1951年,他参军入伍,6年后脱下军装。那段难忘的军旅经历,为他进行石坪山歌创作提供了灵感和素材。

1987年退休后,崔德扬来到石坪小学担任校外辅导员,定期教孩子们唱石坪山歌。“我的目的,不仅是希望孩子们把石坪山歌传承下去,更重要的是通过唱山歌的形式,在他们心中播下爱党爱国爱军的种子。”崔德扬说。

这些年,崔德扬结合个人感悟,创作出100多首感念党恩、歌颂人民军队、讴歌新时代的石坪山歌。如今,崔德扬年事已高,但他依然对教孩子们唱山歌充满热情:“只要还能动、还能唱歌,我就会尽我所能,把更多的山歌教给孩子们。”

左图:崔德扬教学生唱石坪山歌。
刘 萍摄